# 焦氏類林

# 焦氏類林卷之二

建業　焦　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 方正

蘇桓公性強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曰見蘇公患其責教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為大人

嚴彭祖為宣帝博士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

貴乎

王仲回姿性方潔疾惡強豪一友人喪親同郡陳遵關西大俠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仲回懷一縑陳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有慙色

太守歐陽歙署郅惲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臨享歙曰西都督郵繇延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座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搆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

並作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曲作直此既無君又復
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歙色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
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
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受觥

光武問誰可傅太子者群臣承上意皆言太子舅陰
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
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
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
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太子太傅

袁安為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

曰公事自有郵驛私情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

楊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張陵官尚書梁冀帶劔入省陵呵叱令出敕虎賁奪冀劔劾奏冀詔以一歲奉贖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謂曰昔舉君適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

樂恢爲尚書僕射刺舉無所避貴戚惡之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

素餐立人之朝乎

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尚藥監侍於皇太子太子因寒頎屬望子進爲孝廉甚勲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頎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勲曰進賢所以報國非賢不舉死亦何悔

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飯牛牛不食一搏牛耳 朴子

管寧避地遼東經海遇風船人危懼皆叩頭悔過寧思愆念向嘗如廁不冠卽稽首風亦尋靜 周景式孝子傳

周擇都作太常清潔守禮盡敬宗廟嘗臥病齋宮其

妻哀穉都老病關問所苦穉都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收送詔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時天下嚮慕賓客如雲邴根矩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曹公徵使人從容問之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

盧植事馬融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

曹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掾邴原有女早亡品

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操乃止通志○文帝作倉舒誄有云諮爾良妃襚爾嘉服蓋操竟求甄氏女合葬也操之可笑亦愛令智昏耳

劉祐仕郡爲主簿郡將小子嘗出錢付之市買果實祐悉以買筆墨書具與之謝承後漢書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丈夫欲爲公而損

其嚮節耶

蘇文師拜侍中與董昭同官董嘗枕文師膝臥文師推置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 魏志

魏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帝慙回車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廖元儉過宗德豔欲與共詣思遠許德豔曰吾輩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 蜀志

李繪為高陽內史崔諶恃勢乞鷹角鴿羽繪答書曰

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淵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

晉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為後生之法貴非吾所畏拜非吾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

李宓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為儔而不懼者心無彼此於人也 華陽國志

傅咸剛簡有大節疾惡如讎楊濟與書曰生子癡了公事了事正作癡復為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

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任益不易也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殺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

和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爲人故於朝士中峨然不群時類憚其風節 晉諸公贊

徐邈嘗詣東府遇衆賓沉湎引滿諠譁會稽王道子曰君時有暢否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爲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爲忤也

蔡充字子尼陳留人少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莫有媟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儁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過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見憚如此王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江應元蔡子尼澄問陳留多居大位者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充別傳

蔡子度自豫章徵為吏部尚書時傅季友徐羨之共管朝政蔡因傅隆以問季友若選事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季友以語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蔡曰我不

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

向玄季柳有義學才能立身方雅與袁太尉徐司空顏揚州並相友善後揚州貴勢當朝玄季猶以素情自處不相推下范伯玉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邪玄季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

孝武每晏集咸令在位者沈醉沈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戒懷文曰卿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少年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

范縝著神滅論蕭子良使王融謂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爲此可毀棄之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邪

昭明與名士游玄圃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昭明不答直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

劉璡與友人孔逷同舟入東於塘上見一女子逷目送曰美而豔璡曰非吾友也解裳自隔

劉祭酒弟璡方軌率直祭酒嘗夜呼璡共語璡不時

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祭酒怪其久璡答曰向束帶未竟、

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崔彥玄二子獨爲外任弟鄭之從容言曰拱擴幸得不凡何爲不在省府之中淸華之所而並出外藩有損家代彥玄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

蕭引爲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託引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爲李蔡致曲就令不平

不過免職爾、

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文中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 中說

魏世祖選丁邯爲郎、邯託疾不就、詔問實病、差爲郎不、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耳、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十、詔問欲爲郎否、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爲郎者臣、詔出、不爲郎 三輔決錄

玄宗將幸東都、以宋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璟在途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

素貴幸歸訴於帝帝嗟嘆良久益重璟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顏魯公在汝州淮西賊將脅竊問儀注於魯公公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惟諸侯朝覲之儀耳臨以白刃視之晏然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扳公入其黨因間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韋澳兄温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請用澳爲御史一日謂澳曰高公持憲綱欲與汝相面必得御史澳不答温曰高君端士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馮拯在中書日孔道輔初拜正言詣馮許謁謝馮曰天子用君作諫官豈宜私謝耶既道輔悚伏而退後道輔嘗語人曰如馮公者未足爲賢相然求之於今亦未易有

鄒浩調潁昌教授吕公著范純仁爲守獨加禮重純仁嘗屬撰樂語辭不爲純仁曰翰林學士亦作此浩

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 四朝史

鄭穆爲嘉定二王侍講居館下三十年非公事不至執政之門講說有法可爲勸戒者必反覆擿誦神宗曰如鄭穆德行宜在王左右 東都事畧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李术魯翀時爲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 元史

長厚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于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韓詩外傳

寇恂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

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

鮑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獲罪司隸無所避也遂下車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

司隸鮑子都少時舉上計於道遇一書生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而卒不知姓字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以貲殯斂其餘以枕之素書著腹

上埋之未至京師有騘馬隨之過一關内侯家住宿侯問曰君何以致此馬子都因說之侯乃驚愕曰此吾兒也使迎喪開棺視銀書如所言侯乃薦子都辟公府至司隸子永孫昱俱爲司隸皆復乘騘馬故京師歌之曰鮑氏騘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列異記

李善字次孫南陽李元蒼頭也元以疫疾死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計欲殺續分其財産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推燥居濕辛苦備嘗續

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長跪請白然後行閭
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
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鍾離意薦善行狀光
武詔拜善續並為太子舍人
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廉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
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托病求去融不達
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
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
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
耶范訶之曰君困尼瞀亂耶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

侍及奴竟不言身自將車送至南陽葬畢乃去

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距不與通因載病去至汲止客舍中六七日苦無醫聞汲令應融好事諸生欲往語之恬曰謝著舊友也尚不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諸生事急便至寺門口白融聞之驚愕徑詣牀蓐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爲國家幹輔何有默止客舍遯逅不自貞哉願相隨俱入解傳伯林辭讓融不聽歸取衣車躬自御之手爲丸藥三四日加劣便制送終具後病稍損相對悲喜止傳中數十日伯休彊健酣宴乃別

伯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郎融爲廬江太守遭母喪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隷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去鄒淺薄流聞遂不爲公府所取　風俗通

汝南太守李張選周子居黃叔度艾伯堅郅伯尚封武興盛孔叔六人應歲舉受版未行張以子居等遂駐行喪張妻於柩側下帷見之厲以宜行子居歎曰不有行者莫宜公不有止者莫卹居於是與伯堅即日辭行封黃四人留隨柩車　杜元叡女戒

太傅陳蕃爲閹人所害宗族門生皆斥免禁錮友人

朱震時爲銍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備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黄巾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爲州從事奏太守單匡贓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張儉止李篤家外黄令毛欽操兵到門篤謂欽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

陳重在郎署有郎負息數十萬債主日至煎求無已

重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爲將有同姓名者　謝承後漢書

徐孺子清妙高峙超世絕俗嘗事江夏黃瓊後黃公歿孺子往會葬無資自致賫磨鏡具自隨所在賃磨鏡取直然後得前

有人臨蠶求簇箔者司馬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巳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爲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巳求之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　司馬徽別傳

王褒有墅在鍾山良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

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
不周以此為愧
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甚愛之及祖約之誅安歎曰
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觀逖庶子道重始十歲
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為沙門
郄鑒嘗食周翼粟鑒薨翼追撫育之恩解職席苫心
喪三年
王志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
淳厚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號馬糞諸王為長者
何隨目不視色口不語利著譚言十篇論道德仁讓

嘗有屠牽豬過隨門豬索斷失之强認溷中豬隨便牽與之家養竹園人盜其筍隨行遇見之恐盜者覺怖走竹中傷其手足挈屐徐步而歸　華陽國志

嚴植之性慈仁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醫藥殁爲棺殮殯之又緣栅塘行見患人臥塘側問之云姓黄家本荆州爲人傭賃疾篤船主棄之於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願終身爲奴以報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

房彥謙爲涇陽令家有舊業兼前後居官所得俸錢皆以周䘏親友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顧其子玄齡

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隋書

李尚書翺在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問之是故韋左司愛姬之女李公遽命更其舞衣延入與韓夫人相見見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遂於賓榻中選士嫁之舒待郎元輿聞之贈李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鞾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

詩話

韓魏公爲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

韓億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捃拾官吏小過輒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奈何錮人於聖世

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莫敢有送者王待制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讓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為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歎服

## 清介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為之賜而受之也子罕

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則雖嗜魚此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不受魚我能常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韓非子

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有獻金馬者奐召主簿張祁入於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

如粟不以入懷盡還不受威化大行 水經注

郝子廉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飲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風俗通

伏暅爲新安太守清恪時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至無以爲繩

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命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

楊子撰法言蜀富人賚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不聽

以富人無義正如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論衡

姑臧稱富邑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孔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或笑之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光武召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蘇瓊爲清河郡人樂陵太守趙穎年八十餘五月得

新瓜一雙自來奉固請乃留致廳事梁上竟不食人
聞受瓜欲貢新果至門知頴瓜猶在相顧而去
閻敞字子張爲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被徵以俸錢
百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常舉家病歿惟孤孫
九歲嘗來從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閻敞孫長大求
敞敞見之悲喜取錢還之孫曰祖惟言三十萬今乃
百三十萬誠不敢取敞曰府君病困謬言耳郎君無
疑 汝南先賢傳
陳冀字子初到覧鄉見馬傍有一人病呼曰我長安
魏少公聞卿廬江樂來遊今病不能前冀迎歸養之

有金十餅素二十疋既歿覬賣素買棺衾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之吏捕覬覬具言棺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覬送長安還之盧江七賢傳

王良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千金以資物班群臣鍾離意得

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其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曾子回車於勝母惡其名也帝曰清乎尚書之言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然之

中平間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黃儁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儁蓋勳為言得免儁以黃金二十斤謝勳謂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為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

曹公在官渡召華歆賓客送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爲罪衆留所贈而服其德。

魏裴潛爲兗州刺史作一胡牀及去官留以挂柱梁

簡文詩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潛牀李白詩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牀

沐並字德信少以清介立名傳播異域吳使諸葛子瑜朱義封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所材牂牁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共食後熟者答言不煩爾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

王茂弘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不以風塵經懷

王導別傳

胡威字伯虎父質爲荊州以忠淸顯及威爲徐州世祖賜見與論邊事及平生因謂威曰卿淸孰與父對曰臣淸不如也帝曰何以爲勝汝邪曰臣父淸畏人知臣淸畏人不知

晉陽秋

謝石奴請吳隱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沉香一片隱之見之投於湖亭之水

郭世通嘗同人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嘆以半直與之世通委而去

樂法才爲建康令不受俸秩梁武常嘉其清節曰可爲百城表矣

昭明太子聞明山賓築室不就令曰明祭酒出撫大籓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以詩曰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今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繫原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將招三徑士劉潘梁典

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梁典）

劉歊好施務周人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

北齊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

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匹、

袁聿修爲尚書郎十年未嘗受斗酒之遺尚書邢邵每呼爲清郎及邵爲兗州聿修以太常少卿巡省邵送白紬爲信聿修不受邵答曰弟昔作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裴昭明爲長沙郡丞罷歸刺史王蘊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命之禮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

褚彥回詣虞願願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四簏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曰吾所衣著止麻布蒲練此物於吾何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門生遜請察厲色驅去

韋夐至延州見弟孝寬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之夐惡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與之同歸吾之操行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吾不欲也乃乘舊馬以歸　後周書

江陵平諸將大獲財物唐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初不信之密遣使檢閱唯見墳籍而已文帝乃歎曰孤知此人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後周書

楊綰知友皆一時名士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有欲干以世務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詞內愧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不遠數千里爭趨其門

李師古跋扈憚杜黄裳爲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

錢數千緡氈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褸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謝閣鼓吹

李廙為尚書左丞有清德妹夫劉晏方秉權見其晏室門簾甚敝潛度廣狹以麤竹織成簾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然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

雅量

澹臺子羽齎千金文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

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刼操劍斬蛟蛟从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因毀而去示無悋意。水經注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之取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月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子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者其難者也惟有道之士爲能持勝。大事記

諸將戰陳不利多惶懼失其常度吳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所爲還言方修戰具迺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多優容之何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于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

郭林宗遭母憂賈偃來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偃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

左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殽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蘧瑗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

庾業家富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爲宗慤設粟飯菜葅謂客曰宗慤軍人串噉麄食慤致飽而退及爲

豫州業爲長史慈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

諸葛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漢城虜姜維驅掠士女數千人還人皆賀亮亮愍然有慼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虎狼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愧 郭冲四事

魏軍至費禕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與禕別求共圍棊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行賊遂退 蜀志

蔣琬爲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

蔣公琰在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公琰與語不時答或構戲於公琰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其慢上殊甚公琰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也文然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文然之快也乃更以爲慢耶

山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故見者莫能

稱謂而與實偉量 顧愷之書贊

嵇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所知王濬冲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遽色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 康別傳

王導接誘應會少有牾者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爲導所遇同之舊暱 晉陽秋

樂廣云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

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爲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

其不可榮辱也、

王安期去官東渡江道路梗澀人懷危懼王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謝太傅曰當爾時覺形神俱往、

沈驎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着屐驎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驎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

庾詵愛林泉遇火止出書數簀坐於池上有爲火來者詵曰惟恐損竹乘舟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

十碩有人寄載三十碩後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詵默然不言恣其取足

房文烈嘗霖雨絕糧遣婢出糴因逃去三四日方擒得文烈寬無捶撻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

崔暹言文襄宜親近邢邵邵不知顧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耳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

陽城召爲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天子厭苦之城方與二弟痛飲人莫窺其際有謁城者城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辭城輒自飲客不得

巳乃與之酬酢或客先醉仆於席上或城先醉臥客懷中竟不聽客語

莊帝殺爾朱榮當時詔書溫子昇之辭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問是何文書子昇顔色不變曰敕榮不視之

王崇文任兼將相而平居被服儒雅風度夷曠在武昌方閱騎士於鞠場旁古屋數十間忽崩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爲崇文指麾號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亦不問 唐餘紀傳

睦昭符金陵人保大中爲常州刺史一日坐廳事雷

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自若撫案叱之雷電遽散舉案得鐵索重百斤徐命舉索納庫中南唐書

仁宗久病廢朝一日疾差思見執政坐便殿急召兩府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同列贊公速行公緩步自如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恐人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體

呂許公執政范希文屢攻其短坐落職知饒州呂再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當大用之豈可但除

舊職遂拜龍圖閣直學士經略陝西希文面謝曰向以公事忤相公不意乃爾獎拔許公曰豈復以前事關褱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密府三人屢於上前爭論晦叔獨不言上顧問之晦叔方開析可否語簡而當上常納之三人亦不能違也出則未嘗語人當時譏晦叔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辯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惟韓不顧徐曰無忿疾於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治魏公後○客語

愼密

魯有恭士名曰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一食之間三起先賢傳

孔光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張九齡云省中之樹訪猶不言車前之馬數而後對

陳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愼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惟在公家而巳朝廷器之

陳群前後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藁時人及子弟莫知也論者或譏群居位拱默正始中詔譔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諫事皆歎息焉

羊祜歷職二朝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或謂祜愼密太過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詞君臣不密之戒吾惟懼其不及

庾異行嘗與弟子樹籬跪而授條或云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異行曰幽顯易操非君子意也袞不忍爲 王隱晉書

阮思曠嘗云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靜默無所修綜而物自宗焉

燕粱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爲尚書郎會罷秦主欲令琛止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兄弟各處三國

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奕數就邸問東國勳靜琛曰今三方鼎據兄弟並蒙附寵心各有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願聞何以見問

十六國春秋

徐偉長不沽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王昶戒子傳

王僧虔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何以加諸

殷景文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

朝政大小必以啓之形跡周密莫有窺其際者

陸慧曉爲晉熙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云長史貴重不宜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平生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置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陳顯達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懷愧懼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者未有不敗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於前燒除之

周捨每有表奏輒焚其藁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

左右國史詔誥禮儀法律軍旅謨謀皆掌之與人言謔終日不絕竟不漏泄機事

宋齊丘嘗參秘畫先主為於池中築小亭度之木橋至則撤起獨與議事率至夜分又為高堂不設屏障中置灰鑪匕箸兩人終日擁鑪畫灰為字旋即平之 南唐書

## 儉約

晏平仲以齊君奢故澣其朝冠振其鹿裘 風俗通

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及楊氏 華嶠漢書

江湛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值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牛餓馭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王暢時郡中豪族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劉表諫曰奢不僭上儉不偪下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曄後漢書

謝太傅嘗造陸祖言祖言都無供辦兄子俶寄爲具餐太傅既至祖言所設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去祖言大怒責數俶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杖之四十

王儉問周顒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

齊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佳曰春初早韭夏末晚菘

王仲寶為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叔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而去仲寶即日毀之

庾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庾杲之候樂顒之顒之設食惟枯魚菜葅杲之曰我不能食其母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我非郭林宗卿過於茅季偉

虞玩之為少府猶躡屐登席高帝取屐親視訛黑斜

銳莢斷以齒接之問曰鋤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着巳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知其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爲逸老計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乃謀治第顧何待而居乎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俸餘宜以周宗族若曹遵吾言無以爲慮

范蜀公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攜茶以行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識鑒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譆日之役者有執蹠𤸎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耶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子曰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絰之色

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呂氏春秋

齊桓公合諸侯衞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衞退朝而入衞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衞君之罪公曰吾於衞無故子盍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衞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衞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

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内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呂氏春秋

復槖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槖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

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韓非子

士尹池為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犫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庳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荊荊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荊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荊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

郈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向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知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

延陵季子游于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

竭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

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韓非子

伍員亾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葢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

吳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白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吾觀喜之爲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卒受其敗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五羖大夫說苑

知伯行水魏桓子韓康子驂乘知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知伯曰韓魏必反矣知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

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知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疑二家而懈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知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

平原君勸趙孝成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

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强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待守足以當之

嚴尤三將敘

丙吉子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愼以吾爵者必顯也

陶丘洪與華歆同郡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謀廢靈帝芬呼歆洪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廢立大事伊霍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芬果敗洪迺服

管幼安見公孫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弗見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時亦在遼好以淸議格物度巳下心不安之幼安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爲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勸令西還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女禀學勿畏也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

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欲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遥見种暠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在山澤隱滯近洛陽史邪湛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暠遂舉孝廉、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坐置牀下牛衣上一與言即决曰此人當作國士後果如元禮言、

郭泰性知人、好獎訓士類、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知、之東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郭泰別傳

史叔賓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議論阿枉敗名。

王叔優與弟季道、小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

守、

黃允以儁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高才絕人、足爲偉器、年過四十名著矣、然至於此際、當深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

胡廣入郡爲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眞、從家來省其父、眞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敕眞助求其才、因大會諸吏、眞自於牖間占察之、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到京試章奏、廣爲天下第一、

戚憲孝章逢一童、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是魯國孔融、時年十歲、餘憲下執融手、載歸舍、與融談、知其不

凡便結爲兄弟升堂拜親、會稽典錄

孔融在北海、召王修爲主簿後舉孝廉時郡中有反者、修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者、唯王修耳。言終而修至。

杜襲自荊州還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襲言異之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襲如舊相識遂進之於朝、傳

荀令君舉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有負俗之累杜襲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

荀淑字季和爲朗陵侯相所在流化所拔韋褐芻牧

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爲英彥先賢行狀

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仲長統過幹、幹善遇之、訪以時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無幾以并州叛、卒至於敗、

司馬德操有人倫鑒、居荆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時、有以人物問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卿所言、亦復佳、司馬徽別傳

陶侃少有遠槩綱維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沔南取爲長史謂侃曰昔吾爲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 陶氏敘

正始初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傅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佞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

荀粲與傅嘏夏侯玄親善荀常語傅與夏侯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傅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荀曰功

名者志局之所奐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子所之
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爲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爲
二人莫能難
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
林蘙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登字公和嵇康乃從遊
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薾然
歎息將别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
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
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
耀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

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爲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 文士傳

山濤爲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蹋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大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 虞預晉書

王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群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爲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 澄別傳

夷甫父乂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舅羊

祜申陳事狀詞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亂化者必此人也 晉陽秋

謝安石弘粹通遠温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 文字志

桓温入關王猛以巾褐謁之温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有幾吾欲與之俱南曰公求可與撥亂濟世者友人薛強威明強自商山來謁察温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

謝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及

坐事誅兄子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公在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于舊混妻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

崔岳謂劉曜曰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晉載記

柳琮字伯騫所拔進皆爲時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爲諺曰得黃金一筒不如爲柳伯騫所識江表傳

齊神武言崔㥄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遒

齊神武自洛陽還傾產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

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有澄清天下之志

梁竟陵守孫暠鄭城守張建並降裴俠曰暠目動言肆輕於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後皆如其言

蕭寶寅反蘇湛謂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才公與長安博徒小兒輩爲此計豈能辦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戶庭也

蔡王智積每懼禍自損或勸爲產業智積曰昔平原

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通賓客曰見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鄭子默有名於世李僧伽曰行不通道文勝其質郭林宗所謂墻高基下雖得必喪此之徒也竟如言

房玄齡校讎秘書省高孝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如此郎者當爲國器恨不見其聳壑昂霄

楊元琰數歲未言相者去語遲者神足必爲重器

韓滉節制三吳所辟賓佐隨其材器用之悉當有故舊子弟投之更無他長嘗召之與燕畢席端坐不與

比坐交言公署以隨衙令監廳門此人毎早入帷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其力

李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毋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奬今日遠謫安得不與之別數日夷簡奏爲御史晦謝曰平生未嘗得望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豈負國乎語林

處士丁重能閲人觀于琮謂路巖曰于侍郎風儀秀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得不益其祿位哉後于果登台鉉續世說

少府蒯欽楊駿姑子也數以直言犯駿人為之懼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不過疎我我得疎乃可免不然與之俱族矣

盧攜貌寢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侮之宙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宋朝類苑

唐待制肅與丁晉公為友宅正相對丁將有弼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後因晉公南遷嘆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動多而靜少任

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耳

張惟孝襄陽人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謂曰今日正我輩立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羅致宴之仲宣樓酒酣因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或詢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侯將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巳危于是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

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 宋史

言語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曰唯唯明日興師而誅管蔡 韓詩外傳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

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說苑

翟王使至楚楚王夸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壤階三絫茆茨弗剪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賈傅新書

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魏王將入秦魏敬謂

王曰以河内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使秦求河内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内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輟行　呂氏春秋

孔子玄孫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龍甚辨析穿不應平原君問之穿曰謂三耳實難而寔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詞公詞勝於理詞勝於理終必受詘

騶衍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 史記

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爲之語曰天口駢 七略

漢哀帝語尚書鄭崇曰君門何以如市崇答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丞相語次云梟生子長食其母乃飛時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其母丞相大慙悔失言 桓譚新論

劉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李膺風性高簡每見符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褎談辭如雲膺每捧手嘆息

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紹客多豪俊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應劭因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

先主以伊籍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 蜀志

曹公欲易儲、一日屏左右以問賈詡、詡不對、公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適有所思、公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曹公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孫權稱臣太子丕書報鍾繇、繇答曰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多過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了更嫵媚

諸葛瑾與權談說諫喻未曾切愕微見風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他徐復托事造端如物類相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

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虞

肅父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勅疏取語 語林

衛玠少有名理王平子高氣不群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於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絶倒於坐前後三聞為之三倒時人語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玠別傳

桓宣武嘗問孟萬年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 孟嘉別傳

王肅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多朔風彭城王勰甚稱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可更為誦悲彭城詩肅戲勰曰何意

呼平城爲彭城勰有慚色祖瑩在坐即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

潘京舉秀才到洛樂廣與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之曰君天才過人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己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

裴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泠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

象談論一座嗟服

摯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

嵇含與二陸譚覺詞少理暢言約事舉莫不豁然若春日之判薄冰秋風之埽枯葉

袁宏機捷辨速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謝安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嘆其要捷 續晉陽秋

王濛語人曰彥國吐佳言如鉅木屑霏霏不絕誠爲

後進領袖

或問華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聞者稱善

慕容德因饗晏乘高遠矚顧謂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劒恣非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頹墻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

虎丘講經宋文帝大會沙門食至衆疑僧律

日過中即不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即舉箸而食莫不服其機辯

文帝好與羊玄保碁嘗中使至玄保曰上何召我耶子戎曰金溝淸泚銅池搖颸既佳光景當得劇碁

蔡洪赴洛人問吳中舊業答曰紙爲良田筆爲鋤耒墨爲稼穡義理爲豐年

徐之才嘗與朝士出游遥望見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是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

劉繪爲南康相郡人有居穢里者[illegible]詣繪繪曰君有

何穢而居穢里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嘆其辨速

何遠天性語不虛妄每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

謝莊宋孝武時除侍中孝武嘗賜莊寶劍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畔帝因宴問劍所在對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

宋明帝出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舍愧問侍臣曰吾旦來如皐遂空行可笑座者莫答褚侍中言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露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

駕遊豫羣情便爲載懽

齊張緒吐納風流聽者忘倦

崔邪利崔模入魏邪利子遣妻蔬布如居喪禮模子鉎居處變節不廢婚宦崔元孫使魏魏人問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臣子兩遂忠孝並弘

博陵王納崔倰妹婚夕文宣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倰跪對曰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

賈思伯輕身禮士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世以

爲雅言

魏李彪來使齊武讌之蕭琛於坐舉酒勸彪彪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悅服乃受酒

武陵王無寵於曲宴坐醉伏地貂抄肉拌武帝曰汙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疎其骨肉

齊高帝時魏人南伐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時未有答者張融在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

陶弘景爲人圓通慎約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

了言無煩幷有亦隨覺

梁武問廣漢李膺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

武帝幸豫章王嶷宴集諸王獨不召華嶷曰鳳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帝因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座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嶷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

武帝嘗問群臣朕為有為無為王份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

張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齊高曰何乃遲為

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

會稽孔珪家列植桐柳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答曰身處朱門而心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美之

釋僧鍾住中興寺永明初魏使李道固來聘會於寺內帝以鍾有辯才敕令酬對時日影小晚鍾不食道固問何以不食鍾曰古法過中不餐道固曰何為聲聞邪鍾答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當時以為名對 梁慧皎高僧傳

周盤龍為散騎武帝戲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

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

元魏高祖名子恂愉悅懌崔光名子勖勗勉高祖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對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魏佛助感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

徐陵至魏館是日甚熱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徐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客有姓譚者詣王儉求官儉謂曰齊侯滅譚那得有

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譴卒得職

朱雀門災齊武謂羣臣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相顧未答何敬容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至今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憫然左遷京杲

周武與蕭歸宴齊氏故臣長乂亦預焉帝指謂歸曰是登陴罵朕者也歸曰長乂未能輔桀翻欲吠堯帝

大笑酒酣帝命琵琶自彈之謂嚞曰當爲梁王盡歡嚞請起舞帝曰王乃爲朕舞乎對曰陛下既親撫五弦臣敢不俯同百獸。

王德用年十九從父討西賊威名大振一日除樞密使孔德甫上言德用貌類藝祖宅枕乾岡因出知隨州謝表云貌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時人莫不多其言

眞宗召陳摶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摶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

司馬温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

必忠。

王介甫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父吹笛于內，公諭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父即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

子瞻乞一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以其有德以將之也。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黃魯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贐以兼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歎服